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四十七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後梁紀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

諱晃姓朱氏宋州人本名温唐僖宗時黃巢為盜温從之巢入京師僭號偽署温同州防禦使與唐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戰屢敗温見巢勢日蹙遂降重榮天子賜名全忠拜宣武軍節度使昭宗光化三年進封梁王哀帝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

昭宣禪位

開平元年卯春正月梁王休兵于貝州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三月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使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薛

疑式諫父送壘

貽矩為押金寶使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

論國無君子則亡

大事記歐陽氏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乎甚乎作俑者也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

太祖



劉仁恭貪

董泥為錢

全忠即帝位

朱昱責全忠滅唐

囚昭宣

太祖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盧龍唐之藩鎮也節度幽涿營瀛莫平薊

寧初為幽州盧龍節度至梁初其子守光囚之遂有盧龍因號大燕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

館於大安山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

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顛令民間用董泥為錢董泥中切黏土也

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為茶粥鬻之仁恭有愛妾

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為子數李思安引兵

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四月直抵幽州城下守光自外引兵入登

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虜仁恭

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 壬戌梁

王更名晃晃胡廣切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

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

衛鹵簿前導鹵簿古切多戰子雜錄云輿駕行幸拜儀導從謂之

以甲為之所以打敵也甲楛部伍之大皆著之簿籍凡儀衛皆具

簿也其事見馮鑑所纂續事始又唐蘇鸞演義云百官從其後至

金祥殿前陳之王被采冕即皇帝位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

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投或作散博戲也以玉為之故云投瓊迸

散脫帝曰睨五計切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碭徒浪切又音唐秦

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

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為帝不憚而罷戊辰

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以汴州為開封府命

曰東都以故東都為西都廢故西京以魏博為天雄軍遷濟陰王

于曹州柝之以棘柝柝在甸切以棘圍之使甲士守之以武安節

度使馬殷為楚王馬殷圖許州鄆陵人唐乾寧中拜武安軍節

以宣武節鎮本治宋州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

問參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

請及已受旨應復請者皆具記事因崇政院以聞得旨則復宣於

宰相翔為人沈深林切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軍謀民政帝一

以委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帝性暴戾

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但微

示持疑帝意已悟多為之改易禪代之際翔謀居多翔傳下制

晉王  
誓不  
失節

羅隱  
勸吳  
伐梁

契丹  
通好

大相

削奪李克用官爵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

號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遺晉王書云州舞陽人唐僖

宗初陳敬瑄節制西川田令孜為監軍召建欲致麾下敬瑄疑止

之建怒以兵攻成都殺敬瑄令孜昭宗授以西川節度使至梁受

禪遂稱帝於成都請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

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唐末之誅宦官也詔

書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於斛律寺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

以為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為之竭力岐王治軍甚寬李茂貞深

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戍卒黃巢犯京師茂貞以功補右侍

驍都頭僖宗賜姓名拜鳳翔節度使昭宗時封為岐王待士

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執寢經宿

而還由是眾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

稱帝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城勢險舉兵討梁曰縱無成

功猶可退保抗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

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五

月以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契丹在秦漢為匈奴之國號

唐為突厥居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難甲之故地或以為難甲之遺種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

遣太府少卿高慎報之希切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

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

習爾者為王咸通末其國王唐書本傳作習爾之在土宇始大其後

欽德為王契丹王習爾之族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為

王阿於河切契丹有八部阿保機不知其何部人為人多智尤雄

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鞠咸役屬之陰涼川在幽州之西南分

為五部一曰阿耨部二曰蝦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

墨訖支部其王曰去諸以別部徙媯州始分為東西奚去諸自為

西奚而東奚居靺鞨越河共有七姓達當割切又之列切達鞠者

也地據黃龍北傍樹越河其後為契丹所攻阿保機姓邪律氏

而部族分散其別部散居陰山者自寫達鞠阿保機姓邪律氏

恃其疆不肯受代父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

求如約阿保機不能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

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之漢城者故後

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

部復併為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突厥古匈奴之陽

臣于蠕蠕種裔繁衍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

鑑一百五

三

阿保  
機背  
晉附  
梁

康懷  
貞攻  
潞州

築夾  
寨

太祖

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眾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  
面會東城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  
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離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  
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  
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  
使吳王錢鏐為吳越王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劉隱其祖安仁上蔡  
南海因家焉梁封為南海王卒其弟陟襲位盡  
有嶺表之地備号於廣州改元乾亨國号漢威武節度使王審  
知王審知字信通光州閩人唐末黃巢寇亂因有閩嶺五州之  
地昭宗就封閩王至其子延鈞乃即帝位改為龍啓國号閩  
兼侍中封閩王仍以隱為大叡王以權知荆南留後高季昌為節  
度使荆南舊統八州高季昌字路孫陝州硤石人梁初鎮荆南節  
度十州後為諸道所侵季昌所有江陵一城  
而巳至唐莊宗  
時封南平王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為鄰道所據獨餘江  
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命  
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懷貞至潞州晉  
昭義節度使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

鑑一百一五

四

穿蚰蜒斬而守之蚰以周切蚰以然切蚰以然切蚰以然切內外斷絕晉王以周德威為  
行營都指揮使將兵救潞州八月德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秦武  
將兵擊之武敗帝以李思安代之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  
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  
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築甬道上尹疎切應劭曰屬於夾  
寨屬之故切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墻填塹一晝夜間數十發  
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  
出九月蜀主即皇帝位國號大蜀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  
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  
修舉故事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本傳初帝在藩鎮用法  
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  
亡逃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  
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  
皆集山澤為盜大為州縣之患壬寅詔赦其罪自今雖文面亦聽  
還鄉里盜減什七八

李克  
用卒

全忠  
殺昭  
宣

晉王  
救潞  
州

夾寨  
破

太祖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蜀主登與義樓有僧披一目以獻蜀主命飯  
僧萬人以報之翰林學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已幸矣  
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蜀主乃止 辛巳蜀主祀南郊壬午大赦改  
元武成 (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  
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等竦踞立其子存勗為嗣曰  
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且謂存勗曰嗣昭厄  
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言終而卒  
存勗龍衣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先王之時多寵惜胡人及軍  
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唐紀後 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李思安等攻潞  
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餘音餘又音徐水  
地以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  
應接歸師三月帝發大梁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帝  
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  
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為李克用死余吾兵且

一八五

五

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帝從之 夏四月夾寨奏  
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為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自澤州南  
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  
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温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  
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  
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  
業及判官王緘姑咸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  
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帥周德威等發  
晉陽 己巳晉王軍于黃碾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  
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片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  
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  
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  
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  
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  
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

全忠  
子 斡亞

晉王  
治河 東

嗣昭  
完復 潞州

張顥  
弒逆

嚴可  
求沮 張顥

大相

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本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畧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初晉王克用平王行瑜唐昭宗許其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王耻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晉王存勗始承制除吏晉王德張承業以兄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賜遺甚厚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餒死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卷二二二

六

後唐 淮南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成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已卯顥集將吏於府廷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曰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既罷副都統朱瑾嶠詢可求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



徐溫  
不知書

梁震  
取仕  
李昌

司馬  
福善  
游

太祖

為溫與可求謀誅顯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  
決焉以可求為揚州司馬溫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  
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溫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  
駱知祥駱廬各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  
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從王殷從之秋七月殷奏於  
汴荆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纈戰馬  
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出楚家九月  
**荆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絕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  
許德勳將水軍擊之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呂師周將兵擊嶺南  
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殷土宇既廣  
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冬十月**蜀**主講武於星宿山步騎三十  
萬 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  
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  
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  
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

一鑑二一五

七

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三年帝遷都洛陽 夏四月**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

孫琰以舟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被教切機

包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錢鏐杜建

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似鍾

而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奕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

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

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

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

以諸孫畜之辛亥吳越兵内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

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淮南將周本夜遁又追敗之於皇天

蕩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為殿後曰殿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蔣資良切

追兵不敢進而還 **淮南**初置選舉以駱知祥掌之

八月虔州刺史盧光稠以州附于淮南於是江西之地盡入于楊

氏 **淮南**遣使者張知遠修好於福建知遠倨慢**閩**王審知斬之

行求  
昌曆

宗弁  
辭位

崔沂  
劾彦

錢唐  
富庶

太祖

表上其書始與淮南絕審知性儉約常躡麻履府舍卑陋未嘗營  
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沒溺者什  
四五世家十月蜀司天監胡秀林獻求昌曆行之 王彦章驍勇

絕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  
謂之王鐵槍 (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成都杜門不出蜀

主疑其矜功怨望加檢校太保固辭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  
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

其志而許之賜與有加世前蜀

四年夏四月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帝曰豐年  
為上瑞今宋州太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詔責友諒以

惠王友能代為宋州留後世梁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

至天津橋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於帝帝以彥卿  
才幹有功久在左右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

劾奏彥卿殺人闕下請論如法帝命彥卿分析彥卿對令從  
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帝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

八鑑二百一十五

八

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聞而故毆傷人世梁加傷罪一

等不得為過失乃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  
賞錢萬緡沂以白帝帝使人謂彥卿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

臣驕橫由是稍肅 (岐)王屢求貨於蜀蜀主皆與之又求巴劍二  
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弃民也寧多與之貨

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世前蜀 (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唐廣  
杭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唐富庶盛於東南 初唐末宦官典兵

者多養軍中壯士為子以自彊由是諸將亦効之而蜀主尤多惟  
宗懿等九人及宗特宗平真其子宗裕宗鍼世外宗壽皆其族人

宗翰姓子蜀主之姊子宗範姓張其母周氏為蜀主妾自餘假子  
至百二十人封王者數人皆功臣雖冒姓連名而不禁昏姻 上

疑趙王鎔貳於晉且欲因鄴王羅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  
發兵屯涑水世上即才切縣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

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  
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

梁人據深州

晉救趙

周德威料敵

梁兵敗

大祖

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為虜矣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未幾拜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乃遣使求援於晉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司天言來月大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景仁等會羅周翰兵合四萬進軍柏鄉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晉東下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拒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

乾化元年春正月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瑋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勅怒悉眾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削奪橋鎮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登高立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已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晷徒結切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奔謀切日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眾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奔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人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勅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軍已去弃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

劉嚴即位

晉趙斷為燕王守光稱帝

李承勳不

太祖

等聞梁兵敗奔深冀而去三月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晉王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三月清海靜海節度使南平襄王劉隱卒其弟嚴襲位嚴多疑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刺史無武人七月趙王鎔以梁將楊師厚在邢州其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為憂晉王曰朱温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弋質僕自帥眾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卮為壽禮器也古以角作受三謂晉王為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袷為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本八月燕王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九月帝有疾稍愈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庚子發洛陽甲辰至衛州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帝遽命董北趣邢洛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冬十月晉王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

盛一百一十五

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他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為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甲寅夜帝發相州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進軍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具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上則到切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眾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十一月帝南還燕主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叅軍景城馮道以為未可守光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晉張承業薦於晉王以為掌書記十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嚴會于易水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関下之遂圍涿州刺史劉知温以城降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議自將擊鎮定以救之甲

帝誅戮無常

梁兵度河

李嗣肱以計破梁兵

梁兵敗走

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道左散騎常侍孫騰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雋祖峻最後至帝命撲殺之乙亥帝至魏州命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象先圍脩縣漢書作脩同音屬信都國唐屬冀州董衝音他縣切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初帝引兵度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所許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脩縣存審謂史建瑋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比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脩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脩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瑋嗣肱分道擒生建瑋分其麾下為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推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脩縣未下帝引揚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瑋嗣肱各將三百騎効

八鑑一百一十五

十一

梁軍旗幟服色與推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謀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馘執俘而去戰古獲切軍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脩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擬特鼎委弃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使先鋒遊騎耳帝不勝慙憤五月帝還洛陽疾甚管見曰舜征有苗啓征有扈湯征十一國以代夏周致八百國以代殷敵境之人曰奚為後我望其拯已於水火之中若大旱之望雨也蓋簞食壺漿以迎之唐末五代惟以堅甲利兵壯士健馬力爭鏖戰勝者為雄民無定主所見者搭克誅夷俘馘塗炭而已矣望其生愛戴之心如赤子之於父母豈可得也朱溫身衣赭袍名稱皇帝一日而為村民奮挺荷鋤以逐之苟其行事十有二三粗合乎義理亦不至是然則天下之人情可矣以智力把持之極其效如此亦無勉勉於王事者耶

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是徐知誥在具州獨

大祖

知諾  
用宋  
齊丘

全忠  
縱意  
聲色

友珪  
弒逆

友謙  
附晉  
求救

大祖

選用庶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  
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諾知諾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  
參軍王翊呼萌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棕為腹心宗祖  
閏月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  
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  
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 高季昌潛有據荆南之志乃奏築江  
陵外郭增廣之 帝長子柳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帝特  
愛之常留守東都次郢王友珪為左右控鶴都指揮使無寵次均  
王友貞為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  
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為  
太子帝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上他各友珪  
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六  
月帝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  
乃微服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以情告之勅亦見功臣宿將多  
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勅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  
問反者為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  
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  
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擅裏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丁昭溥  
馳詣東都殺友文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  
友珪忠孝將兵誅之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且令友珪權主軍國  
之務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郢王友  
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  
國節度使龔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  
掖聞聲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  
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為誰先帝晏駕不以理  
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戊戌以侍衛諸軍使韓勅為西面行  
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以康懷  
貞為河中都招討使更以韓勅副之懷貞等與牛存節合五萬屯  
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

友謙  
王

論全  
忠自  
取禍

友貞  
友珪  
議討

之敗梁軍于胡壁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梁兵解圍退保陝州魏友謙友謙身自至猗氏謝晉王從者數十人撤武備詣晉王帳拜之為舅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謙大醉晉王留宿帳中友謙安寢斲息自如斲息也明且復置酒而罷

右太祖在位六年壽年六十

管見曰唐昭宗雖儼急無常而惡不及民朱温強劫而促殺之天道好還以召友珪之刃聞變起走遶柱三匝此昭宗窘迫之狀也而温亦然謂有主之者耶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謂無主之者耶則福善禍淫不可誣也是故魯桓劉劭揚廣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之徒苟得幸免無反爾之報是無天理矣全忠聚鹿不戒衛宣蔡固之禍已不足以免身又况兼弑逆之罪而暴其民其乎其言友珪曰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亦猶柳璨自責為讓國賊烏乎不至是不足以要亂臣賊子之終至於是矣則亂臣賊子亦宜以為戒或者乃謂全忠不仁而得天下孟子之言無微不亦異乎

八益一百一五

一三

均王史曰末帝

諱瑱太祖第三子也初名友貞封均王鎮大梁友珪弑太祖王與楊師厚等誅友珪王乃即位

乾化三年春正月郢王友珪改元鳳曆友珪既得志遽為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啗以金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雙之子驪姬太祖之壻也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弑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弑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弑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為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

均王

象先入宮弒反珪

均王即位

仲討賊志

晉王詣幽州

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眾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阮之其眾皆懼莫知所為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龍驤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為福矣眾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日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結定切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珽他鼎切皆為亂兵所殺至晡乃定晡奔謨切象先嚴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二年追廢友珪為庶人

歐陽脩曰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弒君友珪以子弒父一也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予曰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臣子任其

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仲討賊者之志也

三月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丁未帝更名鐸父之又名瑱加揚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晉李嗣源分兵徇燕山後八軍皆下之四月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答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於晉王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斬繕器械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冬十月燕主守光帥眾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十一月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公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與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劾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





晉王克幽州

王緘草露布

誅仁恭父子

分魏博為兩鎮



憫之與折弓矢為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守光辭以它日壬戌  
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云  
去晉王入幽州 十二月晉王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兼侍中  
以李嗣源本為振武節度使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涉寒足  
腫之腫切釋名曰腫鍾也寒熱氣鍾聚也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匿阮谷數日不  
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  
處并其三子擒之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主人何  
避客之深耶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  
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四年春正月晉王以練紆娼者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劉  
懔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  
何不留之使自効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  
滅仁恭至代州城胡介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及守  
懔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秋七月會趙王鎰及周德威於趙  
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揚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

益二百一五

十五

二

水之東晉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八月晉王還  
晉陽 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毛文錫諫曰高季  
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鼈食  
乎蜀王乃止

貞明元年二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揚師厚卒師厚晚年  
矜功恃眾擅割財賦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  
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  
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威揚師厚據之朝廷  
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所謂彈疽不嚴痂千余必將  
復聚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為  
然以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  
以張筠為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朝廷恐  
魏人不服遣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  
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如鑄也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  
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劉鄩屯南樂先遣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

魏博軍亂

魏人歸晉

晉王誅張彥

王彥章不降晉

王

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王彥章斬關而走劫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窟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荅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詔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晉王引大軍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司空頌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數其陵脅主帥殘虐百姓之罪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眾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眾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張彥之卒探甲執兵翼馬而從左傳胡慣切貫也仍以為帳前銀槍都眾心由是大服 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瑋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為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牛存節將兵屯揚劉為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王檀代之 晉王入府城承制以賀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德倫後為承業所殺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 有訛言搖眾五禾亦作譎詩云 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甘梟首磔尸於市魏博斷首魏博於裂也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嘩者 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閒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籠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亦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魏博城上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

劉鄩 龍驤 陽

周德威 威救 晉陽

詔倪 劉鄩 戰

支敬 謀亂 被誅

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縵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董泥深尺餘董居隱切草也又音芹士卒接勝葛而進援于元勳胡也勝詩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至樂平糶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眾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眾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眾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時晉軍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按許慎淮南子云斷腕而縱之斷腕玩切腕也腕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赴去吉切也德威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翌日鄩軍于莘縣曜與戰曜切晉王營於莘西一日數戰帝以詔書讓鄩老帥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擣鄩也

八鑑一百一五

一七

一

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揚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春秋傳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王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是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為馬步諸軍都指揮使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初帝為均王娶河陽節度使張歸霸女為妃即位欲立為后后以帝未南郊固辭九月妃疾甚冊為德妃是夕卒康王支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德妃將出葬支敬使腹心數人匿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捕支敬誅之帝由是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

趙張  
用事

梁晉  
交兵

梁兵  
敗

梁兵  
龍奮  
陽

石君  
立救  
晉陽

晉王  
性孝

約王

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嚴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  
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  
族政事日紊以至於亡及期家傳

二年春二月帝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  
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  
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自莘縣悉  
眾至城東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  
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却晉王  
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為方陳於西北存審為方陳  
於東南鄩為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  
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為  
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  
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  
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  
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

八卷一百一十五

八八

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  
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  
矣遂入城夜出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  
還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上嘉吳越王鏐  
貢獻之勤七月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  
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  
出類越 九月晉王還晉陽王性孝故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  
省曹夫人歲再三焉 晉人克貝州於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  
為梁守 十二月蜀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 梁顯明四 河  
東監軍張承業既貴用事其姪瓘等玩城五人自同州往依之晉  
王以承業故皆擢用之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  
聞立斬之王亟使救之已不及王以瓘為麟州刺史承業謂瓘曰  
汝本車度一民與劉開道為賊慣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田  
此瓘所至不敢貪暴 閩鑄鈔錢與銅錢並行 初燕人苦劉守  
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

契丹用韓延徽

延徽逃歸契丹

周德威失渝關

史記

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懿嬪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眾述律后常預其謀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圍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荒田墾耕也由是漢人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鄉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

八益二一五

十九

為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契丹傳

三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上容朱切以渝水得名在遼西下有渝水通海自

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纒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置繒纒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

契丹圍幽州

嗣源救幽州

晉兵遇契丹

契丹敗

幽州

三十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三月盧文進文進本晉將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弃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眾三十萬救之德威眾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眾百萬輶車毳幕上充為物以細毛為幕彌漫山澤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上胡結切突厥之王也處羅今吾有猛將二人復何憂哉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于涑水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 **吳徐温**以陳彥謙為鎮海節度判官温但舉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 八月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於番禺上蒲官切下魚容切又音

八益二日二五

二十

愚縣名屬廣州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廣州為興王府 **契丹圍幽州**且二日城中危困晉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存審曰虜眾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

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乃自易州北行踰大房嶺循澗而東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眾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搥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趨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眾自北山

張承業治饋餉

承業善守財

承業稱唐官

晉兵度河

敬翔上疏

蜀主

去委弃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為鄉導上許亮勅也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冊契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蒲博蒲博胡切老子子及胡作博蒲戲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錢不可得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安為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弊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安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之錢七哥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為厚也承業曰即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為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十一月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十一月晉王敗于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葭葦塞斬葭音家葦草月未秀葦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後唐紀承業傳四年春正月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已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本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蜀主自永平

蜀主 殂

徐知 訓 驕 倨

朱瑾 殺 訓 知

徐知 誥 吳 庶 政

知誥 信用 齊立

均王

未得疾昏殯亡遇切又莫侯至是增劇以中書令王宗弼沉靜有

謀以為馬步都指揮使一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若

其不堪大業可實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

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又詔

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吏擬績都城及行營軍

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六月蜀主殂太子即皇帝位吳

徐知訓驕倨淫暴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主為優自為參

軍使王為蒼鶻胡骨以其義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賞花於禪

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

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槓殺王親吏將佐无敢言者父温皆不之知

知訓惡平盧節度使朱瑾姬勣位加己上出之知訓過別瑾瑾置

酒呼壯士出斬之曰吾為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徐知誥

在潤州聞難即日引兵濟江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温諸子皆

弱温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秋七月温入朝于廣陵疑諸將皆

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知誥具陳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温

怒稍解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刀彥能刀丁聊屢有諫

書賞之温還鎮金陵摠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

反知訓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以

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二年以前通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

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

服以宋齊立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

甚苦之齊立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弃

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綃絹匹直千錢者當稅

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立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

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柘之夜切國以

富彊知誥欲進用齊立而徐温惡之以為殿直軍判官知誥每夜

引齊立於水亭弃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乘去屏障獨置大爐相

向坐不言以鐵筋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

知也補唐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

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



晉王大舉伐梁

王彥章敗

周德威戰沒

梁兵敗

均王

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疆護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十月二月晉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諫不從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衆號十萬又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不從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死無所矣梁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

一八二二

一八二三

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籍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卒至日中軍復振破中有土山加其環引兵據之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自相騰籍奔甲山積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光輔為嵐州刺史

孟知祥薦郭崇

徐温敗吳越兵

徐温不肯窮兵

錢鏐誅愛妾

吳王休兵息民

均王

五年正月(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晉王以存  
審代周德威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  
幽州軍府事三月知嵐州事孟知祥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  
劇王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調他歷切儻他臨事敢決  
王寵待日隆專典機密(吳)徐温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  
不許夏四月戊戌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  
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蜀)主命天冊府諸將無得  
擅離屯戍左散旗軍使王承譔承勳承會違命蜀主皆原之自是  
禁令不行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  
温帥諸將拒之戰于無錫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時久旱草枯吳  
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瓘  
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  
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温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  
也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竭竭也竭也此天  
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温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

一箇一十五

二十四

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  
之戰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  
何為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  
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  
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  
鈴寐熟輒歌而籍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内有所記則書盤中比  
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  
牆之外以警言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閤曰雖大王  
來亦不可啓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出吳越八月  
(吳)徐温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  
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吳王  
及徐温屢遣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鏐不從 十月晉王如  
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入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  
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壩而邊地也梁人擊敬瑭斷其  
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

吳宣王重厚

徐温不肯篡吳

晉王得唐璽

承業諫晉王稱帝

亂兵殺王鎔

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婿也 吳楚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世親

六年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温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温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寢疾五月温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希温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温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揚公溥監國宣王殂六月溥即吳王位 八月晉李存審等引兵略地至下邳音鞋縣名謁唐帝陵哭之而還 吳金陵城成陳彦謙上費用之籍徐温曰吾既任公不復會計悉焚之

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此議非所敢聞也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五

王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為常王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繼後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招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明年卒 趙王鎔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悞既得大權鄉時附李弘規者皆族之會諸軍有給賜趙王忿親軍之殺石希蒙趙王鎔盤遊歸志已而弘規王遂獨不時與眾益懼王德蒙素蓄異志因而激之是夕親軍有宿於潭城西門者相與飲酒而謀之酒酣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太保意今夕富貴決矣即踰城入

盡滅王氏族

晉王攻鎮州

契丹入寇

晉兵遇契丹

契丹兵敗

均王

趙王方焚香受錄二人斷其首而出因焚府第軍校張友順帥眾詣德明第請為留後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文禮先為盡滅王氏之族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梁女以自託於梁亦遣使告亂于晉王因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為文禮罪誠大然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宜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秋七月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來乞師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豐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趙張輩沮之帝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緝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慚懼趙故將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王乃以習為成德留後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瑋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齧餘切聞晉兵拔趙州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 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

鑑二百一五

二一六

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發所有之眾而南進寇定州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

二年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眾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釋鎮州之圍晉王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為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亦曰今疆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王分軍為二逐之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眾契丹主在定州城下戍戍晉王及李嗣昭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弥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藁古老草也回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枝亂者歎

嗣昭  
死中矢

李存  
審  
州

論梁  
亡

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以李嗣昭為北面  
招討使使攻鎮州夏四月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嗣昭設  
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  
之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箝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殞  
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遺命采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  
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九月晉王  
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  
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  
應密投緹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送行臺  
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  
使從之晉王乃以符習為天平節度使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  
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  
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謀攻取而不愛百姓  
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  
重之每預謀議

鑑一百一五

二二七

右均王在位十年壽年三十六後梁二主共十六年起丁卯終壬午

溫公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詐力蚕食諸夏地  
廣兵強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自內興不  
得其死宜矣均王膏梁之子材不過人棄敬翔王彥章而用趙  
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考異曰

太祖開平元年三月甲辰唐帝禪位實錄薛居正五代史唐餘錄

皆云四月唐帝御札敕宰臣張文蔚等備法駕奉迎梁朝而無

日五代通錄云四月丁未丁未四月一日也舊唐書云三月甲

辰甲辰三月二十七日也唐年補錄三月二十七日甲子降此

御札四月戊辰朱全忠即位尤為差誤按此年三月戊寅朔四

月丁未朔今從舊唐書

揚凝式諫父涉押傳國寶陶岳五代史補曰凝式恐事泄即日伴

狂時謂之風子按周世宗實錄凝式本傳仕梁未嘗有疾唐同

光初知制誥始以心疾罷明宗時及清泰帝未俱以心恙罷官

均王

天福初致仕在洛有風子之號非梁初佯狂也今不取

四月朱全昱責帝滅唐社稷

王仁裕玉堂閑話曰骰子數而廣王

全昱忽駐不擲顧而白梁祖再呼朱三梁祖動容廣王曰你愛他爾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否於是大怒擲戲具於塔下抵其盆而碎之喑鳴眦睡數日不止今從王禹偁五代史闕文

九月蜀王即皇帝位

莊宗列傳太祖厭代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

成薛史唐餘錄天祐五年九月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九國志此年七月即帝位明年改元宋庠紀年通譜天祐四年秋稱帝次年改元歐陽史十國紀年天復七年九月即位明年改元今從之

二年正月晉王命克寧寧立存勛

五代史闕文世傳武皇臨薨以

三矢付莊宗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為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梁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善志死無恨矣莊宗藏三矢于武皇廟廷及討劉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廟

鑑一百一十五

二十八

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為前驅凱旋之日隨俘載納矢于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按薛史契丹傳莊宗初嗣世亦遣使告哀賂以金繡求騎軍以救潞州契丹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為兄弟兒即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廣本劉守光為守文所攻屢求救於晉晉王遣將步兵五千救之然則於時莊宗未與契丹及守光為仇也此蓋後人因莊宗成功撰此事以誇其英武耳

乾化三年正月甲子友珪改元鳳歷莊宗列傳云七日實錄云庚

戌友珪祀圓立改元今從薛史

二月均王激怒龍驤軍

莊宗列傳朱友真傳及薛史歐陽史末帝

紀云左右龍驤都戍汴友真偽作友珪詔追還洛下莊宗實錄云友珪疑而召之按梁太祖實錄云丙戌東京言龍驤軍準詔追赴西京軍情不肯進發實友珪微之非友真偽作詔但激怒言坑之耳

三月帝更名鐸久之又名瑱

薛史云貞明中更名瑱諸書皆無年

月今因名鏗終言之

龍德元年正月張承業諫晉王稱帝遂得疾不復起莊宗實錄上初獲玉璽諸將勸上復唐正朔承業自太原急趨謁上曰殿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緣報國復仇為唐宗社今元凶未殄軍賦不充河朔數州弊於供億遽先大號費養兵之事力困凋弊之生靈臣以此為一未可也殿下既北家為國新創廟朝典禮制度須取太常準的方今禮院未見其人儻失舊章為人輕笑二未可也因泣下沾衿上曰余非所願奈諸將意何承業自是多病日加危篤卒官莊宗列傳上受諸道勸進將篡帝位承業以為晉王三代有功於國先王怒賊臣篡逆匡復舊邦賊既未平不宜輕受推戴方疾作肩輿之艱宮見上力諫大指皆如實錄薛史唐餘錄皆與莊宗列傳同五代史闕文承業謂莊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為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吾王捃拾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即大位可乎

卷一百一十五

二二九

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死秦再思洛中紀異承業諫帝曰大王何不待誅克梁孽更平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孫立之復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輒敢當之讓一月即一月牢讓一年即一年牢設使高祖再生太宗復出又胡為哉今大王一旦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人情急矣老夫是閭官不愛大王官職富貴直以受先王付囑之重欲為先王立萬年之基爾莊宗不能從乃謝病歸太原而卒歐陽史兼采闕文紀異之意按實錄等書承業止惜費多及儀物不備太似淺陋如闕文所言承業事莊宗父子數十年唐室近親已盡豈不知其欲自取之意乎褒美承業亦恐太過又按傳真以天祐十八年正月獻寶承業以十九年十一月卒云即歸太原不食而死亦非實也如紀異之語承業為莊宗忠謀近得其實今從之





